



北京再繁华，也赶不上农家院亲

记者在裕民村村头，见到李忠朝父子正在砍柴。“才想起砍柴呀？”李家小儿子李金禄憨憨地笑：“这不是才回来吗，咋也得把炕烧热乎的。”一铺炕也是李家老小惦记的“年味儿”。

推柴车与院门口停着的宝马来擦肩而过，这才是李家现在的生活。李家俩儿子折腾得不亦乐乎，大儿子纯净水生意做的风生水起，小儿子选择了居家养老产业。他们都在北京安了家，也把老两口接了去。

62岁的李忠朝告诉记者，这个村里有他的家，在哪儿过年都不如回家，踏实。年前，李家“家庭会议”决定回老家过年。李家小儿子李金禄载着二老，带着女儿、侄子先回来了。村里人有疑问，咋不在北京过年？李忠朝和老伴儿告诉乡亲们，北京再繁华，也赶不上自己的农家院亲。

李金禄说，“乡村的安宁祥和是一种抚慰，每次回到村里就好像得到了一种营养。”



过大年，我们却在找年味儿。许是在城里待久了，才更迷恋乡村大集一样的热闹？

这个春节，记者带你去乡村，去看灶台里跳动的火苗，柴火炖出笨鸡笨鹅，还有烧热的土炕……



“宾派大鼓”响 耳朵过了个好年

村里家家忙着杀鸡宰鹅贴对联，魏庆增却抱着个木匣子匆匆出了村，去了他的“搭档”、农民画家李海廷的家，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挚爱——宾派大鼓。

喜欢听大鼓的乡亲早来了，魏庆增请出师傅传下来的大鼓，李海廷抱起心爱的三弦儿，两人唱起了宾派大鼓最经典的《杨家将》选段，唱腔激昂有力、扣人心弦，这“农家画室”里瞬间奔出了“千军万马”。

过去每到年节，宾派大鼓是宾县百姓喜爱的娱乐节目之一，有近200年的历史。“如今会唱的、还在唱的没有几个人了，甚至听到过宾派大鼓的人都不多了。”这老哥俩搭档20年了，不想让这门艺术在自己身上断了，李海廷的画室便成了大鼓书场。

李海廷告诉魏庆增一个好消息，因为入选了哈尔滨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宾县已开始整理宾派大鼓的词曲，力争让宾派大鼓重返舞台。



亲爱的乡村

□实习生 许丹 本报记者 王东 郝欣文/摄

■方正县德善乡安乐村



“齐得隆咚呛” 大秧歌扭起来

“齐得隆咚呛咚呛”……远远听到锣鼓声，孩子们最先奔出了门，盘腿坐在炕头的老太太也忙着找鞋下地。方正县德善乡安乐村的大秧歌大年初一就开始了，这份热闹会持续到正月十五。

村民们围住了秧歌队，三十多位秧歌队员为大家表演抬花轿、扇子舞、猪八戒背媳妇……秧歌舞姿或洒脱奔放，或幽默诙谐，赢得阵阵掌声。

村里夕阳红秧歌队去年11月由村民自发组成，大秧歌在乡村本有一股子魔力，短短3个月，秧歌队迅速发展壮大，已经有30多位村民参加。

自从村里有了秧歌队，七旬的王奶奶说，“看到他们跳得那么带劲儿，我也觉得自己年轻了不少，心情也好了。”



萌娃下乡 疯闹中“心存余香”

“站住，别跑……”在农家院里，一个通红身影边追鸡边喊，吓得一群鸡四处躲藏，小狗汪汪直叫，真正的鸡飞狗跳。满院抓鸡的宝贝儿就是伟乐，哈尔滨萌娃一枚，跟爸妈下乡过年，这是她刚到奶奶家时的一幕。

伟乐从小就喜欢小动物，年前，奶奶告诉小伟乐说，咱农村有鸡鸭鹅，还有小狗笨笨，伟乐就开始盼年了。大年三十一到奶奶家，小家伙还没进屋呢，就去跟鸡鸭鹅狗打招呼，抓鸡、摸狗、烧灶、扫地，成了她新鲜刺激的日常。

过年下乡，女孩儿都疯淘，更别说小子了。3岁的凡凡跟爸妈回了双城区希勤乡希勤村的姥姥家。对他来说，农家院里里外外的一切都那么新鲜。可怜的溜达鸡，原本闲庭信步，被凡凡追得上蹿下跳、四处乱跑。

村里玩了一圈，坐在了团圆饭桌边，姥姥拉着凡凡问：“你长大想干啥？”凡凡脱口而出：“长大啊，回村里养鸡！”一句话逗乐了全家人。

伟乐妈妈说：老辈人常说，过年就是过孩子，为人父母后才有了感受。就像迟子建说的：“好在繁华落尽，我心存有余香，光影消逝，仍有一脉烛火在记忆中跳荡，让我依然能在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在极寒之地，幻想春天！”



“大脚超市”你过年，他过日子

“家里来人儿了，我来拎两瓶小烧儿，钱儿回头搁微信给你转啊。”乡里乡亲的，推门进屋，直奔货架，嘴和手都没闲着，撂下这句话，人已经拎起酒出去了。过大年的，村里大哥来买东西，就像在自家后厨拿一样痛快。

“成，不够喝再来拿。”双城区希勤乡希勤村的满超市里，店主满彦臣头也没抬，用这句话送走了老主顾，他正忙着给村里一位大妈买的黄瓜、豆角过秤。

人家过年，他家过日子。两年前，结束城里的打工生活，夫妻俩回到老家希勤村开了这间便民超市，不少村民习惯叫它“大脚超市”，因为开店最初，“老板娘”乔玉宽常常当着村里人面埋怨丈夫“卖货大手大脚，一点不会精打细算”。村里人起哄：“不如改叫‘大脚超市’得了。”玩笑归玩笑，超市竟越来越火。

进货时，两口子下了心思，高中低档年货都尽量配齐，还要有特色，乡亲们爱吃啥就进点啥。为方便村民，从大年三十起，小店就一直没关过板儿，两口子住在超市里屋，店里的灯成宿亮着，就为告诉大伙儿：想买啥随时进店。



■河北廊坊

记者过年回乡记 一天走50多家 拜年不光是“力气活”

□见习记者 柴侨阳 文/摄

2018年是我离家在外工作的第一年。11个小时火车、1个小时地铁、2个小时客车，我随着春运大军，一天内穿越了1300公里，回到河北廊坊的家。

下了客车，踏上那片土地，熟悉的风吹来，我突然变回了那个小城青年，自然融入了所有习俗——

大年三十儿晚上，帮着家人把家里所有灯都打开，敞开大门儿，迎接族人。县城里的本家共22家，各家辈分小的男人纷纷在饭后赶来跟爷奶奶“辞岁”。

“辞岁”更像是“年终总结”，从谁升了职、谁得了奖、谁搬了家说起，再聊到谁生了娃、谁换了车……人们热热闹闹围坐在客厅，挨个汇报过去一年的工作、生活情况。

初一早上4点半，我被叫醒包饺子。6点，天蒙蒙亮，爸妈匆忙吃了口饺子后，套上衣服

就出门了。时间紧、任务重。22户本家亲戚、20多户邻里乡亲、10多户朋友同事……算下来，他们一天内要走50多户，逐一送去拜年问候。为提高效率，父母甚至设计了一条拜年行动路线。大清早的街上，常有拜年队伍不期而遇。左边20多人、行色匆匆，右边30多人、浩浩荡荡，左边拱手说“过年好啊”，右边对答“恭喜发财”。

下午，陆续有本家的人过来帮忙准备晚饭。早在2007年，本家长辈约好：每年初一晚上家族聚餐，22家轮流在家里承办。今年是第12年，轮到我家。

“准备40多人饭菜”的担子实在不轻，可并没有难住我们。奶奶早早炖上了排骨、牛肉，锅

里咕嘟开着，肉香不知从哪飘了出来；妈妈匆忙回来，在锅里热上了年前亲友们送来的各种自制年货，熏肉、年糕、丝糕、豆包……锅盖一开，各种食物软软糯糯，腾腾的蒸汽里还带着年糕的香气。

客厅摆上了3桌酒菜，人们按辈分依次落座，聊天吵闹的声音、酒杯碰撞的声音、嗦排骨的声音、碟子擦碟子的声音，都从屋里扩散开来，一齐散进屋外的夜色里。我作为小辈儿，暂时是上不了桌的。在厨房忙碌的妈妈抽空端来了些饭菜，翠绿的西兰花、嫩黄的鸡蛋、蒜香的金针菇……我愣了很久，突然泪流满面。

“嗯，我回家了！”



大家族吃饭就是热闹。